

五幕歷史劇

甲申記

吳天石 夏征農 西 棠 著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發行

1197

本 事

明思宗崇禎十三年，河南陝西一帶蝗旱成災，再加上朝廷橫徵暴斂，弄得中原人民饑饉流離，時杞縣舉人李岩係尚書李精白之子，家富豪，性正直，有正義感，見此慘象，目不忍睹，乃作勸賑歌，勸富家出米賑災，上書官府，請緩徵糧賦，並親自出米二百石，以資救濟，但官府却以此加罪李岩，說他煽惑民心，圖謀造反，藉他過去曾與反抗官府的繩妓紅娘子有關係，拘捕入獄，飢民得悉，引起公憤，皆曰：「李公子救我，我必救李公子。」於是紅娘子率領飢民攻破縣城，殺死縣官，救出李岩，在這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情況下，李岩遂與紅娘子同去投奔李闖王——當時陝西一帶揭竿起義的農民領袖。

當中原吃盡草根樹皮的時候，朝中則仍歌舞昇平，慶賀元宵，當時滿清寇關甚急，實屬心腹大患，崇禎却與他談判和

平，李自成等農民暴動，原係官逼民反，崇禎却堅主剿滅，忠臣姜琛、熊開元忠言勸諫他招撫流寇堅拒清兵，崇禎不允，却把姜、熊打入天牢，採用聯絡滿清堅剿流寇的反動政策，於是一面派洪承疇與滿清相機談判和平，一面派遣三年前打入天牢的逆將孫傳庭領大兵十萬開赴中原，圍剿李自成，這便是他一貫的「寧亡友邦勿予家奴」的反動政策。

李自成軍隊自得李岩後，整飭軍紀，愛護百姓，於是軍威大振，所向無敵，孫傳庭奉旨進剿，累遭擊潰，無法抵擋，後李軍一直攻到潼關三十里的地方，更採用李岩的計劃趁勝追擊，潼關雖屬天險，由於羣衆蜂擁助戰，終能按期攻克，攻入潼關後，李自成又依李岩計：『拿下潼關，奪取西安，渡黃河，過山西寧武關，直搗黃龍府』，大軍更連夜兼程並進。

十七年秋，李軍攻抵北京城郊，派杜勳進北京勸崇禎回心轉意，共抗滿清。崇禎頑固不允，並拔劍砍杜，後李自成大軍進城，崇禎擊鼓鳴鐘，大臣皆已逃散，無一人上殿，大勢既去，遂與太監王承恩自縊於煤山，這是由於他自己執行了『橫徵暴斂殘害百姓，勇於對內懼於對外』的反動政策的結果，這是他親手挖下了自己的墳墓。

李自成進北京後，驕傲輕敵，而劉宗敏、牛金星二人更以功臣自居，拷打降將勒索贖銀，軍紀敗壞士氣不振，紛紛然昏昏然，時李岩雖見狀痛心，但屢次勸告均屬無效，後吳三桂投降滿清率兵入關，自成才親自出征，然而失敗也決定了，吳三桂的降清是實現了崇禎所想做而沒有敢做的事，李自成在政略上固有錯誤，但從他的親自出征來看，李自成雖然在北京『紛紛

然昏昏然」，但在抗清這一點上却是表現了當時農民革命運動的本質的。

崇禎是民族的罪人，由於他的錯誤政策，致使蓬勃的農民革命運動遭致失敗，使中華民族受了異族二百多年的侵凌宰割，這是我們值得警惕的。但是李自成的驕傲自大忽略敵人，不講政策，脫離羣衆，又是他失敗的內在原因，實足爲明末農民革命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。

书 号	通114
基本定價 (甲)	5.00

第一幕

時間 崇禎十三年九月，河南杞縣大旱荒後。

人物 李岩、張正才、王獻隆、徐文彩、小獄卒、老獄卒、青年、縣官、探報、李卒。

佈景 地牢，在一間舊民房改建的陰暗的土窖裏，潮濕腥臭，四角重重蛛網，正中壁下有一張磚砌的破炕，上列有木柵洞窗長方形，旁有木柵門，門外有坡級上甬道，左邊設一木柵門，通左牢獄內，陳設簡陋，破殘的小矮桌條凳之類的東西，橫七豎八的擺置在獄內。

幕啓 張正才、王獻隆和徐文彩三人悶坐在牢內。

洞窗外遠遠的四散着勸募的歌聲，唱的是——

蝗災旱荒年復年，	九家十室無米粒，
仰望蒼天無炊煙，	數日難求粥一碗，
枯草根，都吃盡，	兒女呱呱哭響天。

張 呵！李公子的歌謠，怎麼傳到這兒來了？

王 嗯！有災難的地方就有這歌謠子。

徐 唱得有道理，有道理。

歌又起。

張 別着聲，聽，聽！

官府催糧如火急，	豪富逼債如豺狼，
飢債重壓難喘氣，	骷髏遍地積如山，
漢中人，同骨肉，	能不叫人痛心腸。

王 痛心腸，痛心腸！本來民爲邦之本，富爲勞之積，而今官府如獅虎，豪富如豺狼，他們忘本忘根，把我們當做奴隸，畜生還不如，怎麼不叫人肉痛心碎啊！

張 （似剛透過氣來似的）嗨！李公子把我一肚子的氣都唱出來了。

歌又起。

奉勸富家快接濟，	穀米一粒恩無底，
枯骨得救魚得水，	動天泣地謝恩人，
濟貧窮，功勳六，	功德流芳多子孫。

啊！

徐 （忽然激動地）功德無量！李公子——李公子是個好人。今年春天，多虧了他，我們才沒有餓死，他發的那二百多擔米，救活了我們多少窮人，要是富戶都能像他，那就好了。（嗚咽）

張 （不同意地）你又來做夢了，怎麼能望着富家一個個像李公子呢？一個個像李公子，天下倒太平了。我張正才當年是個好莊戶，天下如都像李公子這樣，我也不會給鬼崽子

安上落草爲寇的罪名來坐牢了。

王 張賢弟的話是有他的道理，想想李公子，爲了我們做勸賑歌，說盡了我們的苦楚，可是他們不但心意一動也不動，縣令還誣他煽動民心，要替大明天下搞亂，把他打下土牢呢。

徐 天下真是不公平，不公平所以也就不太平了。

張 （牢騷地）不公平就不公平，我的心在這些日子裏，就不能太平。

遠遠地傳來更夫的梆聲。

王 （歎息地）到了輪的時候了，又是一天！

幾聲烏鴉的慘叫，從窗外掠過。

王 文彩，你先去輪吧。

徐 睡不着。

王 （向張）賢弟，你伴着老哥去睡吧。

張 （斷然）我才不呢。非候李公子回來，我才不睡呢。

王 由我在這兒守着，你們倆去吧。

張 （抱着膝蓋，動也不動）走，走，你們走。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守。（連連摸摸自己的腦袋懷疑着）怪！怎麼腦子總是發脹，心直是發跳，好似一把火在肚子裏燃着似的，莫非……

王 賢弟！（挨近去拉他）你休胡思亂想。

張 （嚴厲地）大哥！請你別惹我，我的心在發跳，小心我的拳頭失手，教我做兄弟的無禮了。

這時衙門外的甬道上，有腳步聲和隱約的燈籠光，大家退縮

了一下。

王（走近門口探望）怕的是那個小傢伙來上燈了，各就各位吧。

張（驚愕地）來得正好。（走近柵門旁的壁梢上倚着）

徐驚退幾步。

王（也驚退了一步）賢弟，你這算什麼？

張 不管你倆兄長的事，（拾起地上的一塊磚石）我不過叫這小傢伙，認識那個小傢伙，看誰狠過誰。

徐 使不得，好兄弟，你不能害人。（戰慄起來）

張 一個人做一個人擔！

王（低沉地）張正才，你可記得李公子的話——忍耐一下，你這樣失手事小，誤事事大，（腳步聲近，因此低着嗓子危險地）賢弟！你千萬不得輕舉妄動，你這樣，李公子的性命會給你斷送了的！

張好似沒有聽到王的話，兩眼直瞪瞪的望着門柵裏，斜視出去。

腳步聲更近。

王乘張不意一把將張掙命地往左牢拖去。

張（緊張地）王大哥，你放——

王沒有鬆手，於是兩人在台中使勁地奪來奪去。

徐文彩急忙跑到門柵去，不知所措。

王（急急地）張正才，你得聽我哥哥的話，……

徐（故作鎮靜地）李公子下堂來了，李公子來了。

兩人忙鬆下手來。這時，小獸卒提着燈籠，從土坡上下來，

李公子出現在土坡上，佇立不動。王獻隆忙以身遮住張正才前面。

小（諷刺地）唷！好熱鬧呀！我看你們倒蠻快活的，比我們的縣大老爺還神氣呢。嘿！（用鑰匙開鎖）

徐（老實地）犯人有罪，不配有這門福份。

小 噫！好一口客套。（將柵門打開）

張正才蠢蠢欲動，給王獻隆暗暗止住。

小（向土坡上的李岩）難道還要我說聲請嗎？

李公子沒有理他，沉重地走進牢內。

張正才又較大地蠢動了一下，王止住。

小 勞駕了。（狡猾地）這兒是地牢，又不是在各位的府上，記得更鑼響了，再不去挺屍的話，就是罪上加罪，縣大老爺知道了，又是左右開弓，可莫怪我小獄卒無情了。（迅速地將柵門搭上鎖，退去）

張正才如猛虎之勢撲向柵門去。

岩 張正才！

張（忙閃住）李公子！

岩 你手上拿的是什麼？

張（忙將磚頭暗暗丟掉）沒有什麼。

徐（搶說）說的是呢，剛才你險些做了椿錯事。

岩（平靜地）正才兄弟，現在還不是時候，輕舉妄動，是沒有好處的。望你聽着做兄長的話。

張 好，暫且饒過了這小子。

大家沉默了片刻。

岩 怎麼你們還沒有睡？

王 我們正候著你回來呢。方才你沒有回來前，可真把我們急壞了。李公子，縣官跟你談了些什麼？

徐 （搶說）李公子，縣官可曾提起我們什麼時候能出去？

張 （推徐）做夢！（對岩）他們有沒有打你？

岩 （輕輕地笑了一笑）你們想，官府對我這樣的人，會說些什麼話，給我什麼指望，對我又會怎麼樣？

張 （着急地）他們對你一定用刑了。

徐 （搶說）對李公子用刑，他們還——還沒有這個膽。我看，李公子爲人公道，官府對你這樣的好人，也許有釋放的意思……

王 （對徐）你這樣的說法，倒真是個可憐的好人了，我看宋縣官對你教訓了一頓。

岩 （又微微地笑了一笑）謝謝你們的好意。你們替我都想得不錯，不過，恕我做兄弟的問你們一聲，官府是什麼人，我們又是什麼人？

張 （粗獷地）我張正才是給官府逼上梁山的。

徐 我還不是爲了交不出徵稅，跟衙門裏的差役，鬥上幾句，才給他們提到這兒來辦罪的。

王 我王獻隆，帶了幾個飢民，向豪富勸募糧飯，官府說我違反王法，圖謀造反，被衙役當街抓了起來，就送到這裏。

岩 （較沉重地）好了，（對張）你原來是個好莊戶，官府逼你上山，而他們說你有罪。（對徐）文彩兄，你是個好人，家寒貧窮，無法交徵，而他們說你有罪。（對王）獻

• • •

隆！你爲飢民勸募，原是爲國爲民的好事，而官府加罪於你，說你造反。……想想看，你們是不是真正有罪，真的反了呢？（平靜地）沒有罪，你們沒有罪，要是說你們這樣的莊戶有罪，那他們今天說的、做的，才真是罪大惡極，罪該萬死，才真是反了。在這九家十室無米粒，窮人數日難求粥一碗的時候，我李岩勸募富家出米賑濟，而他們說我籠絡民心；官府催徵如獅虎，豪富逼債如豺狼，我李岩爲請求官府暫緩催徵，而他們說我搗亂皇治，就這樣加罪於我，你們說，誰有罪了？誰反了？

徐 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。

岩 （仍平靜地）所以你們就可想而知，方才宋縣官跟我說什麼來的。至於他什麼時候釋放我們，我不空想。要曉得，在這豺狼當道的時候，你要有良心，你要說一句公道話，那麼伺候你的是監牢、刀斧，算你應該遭難，今天他們教訓我，我也教訓了他們一頓，他嚇唬我，我與平常的李岩一樣；他拍桌子，我李岩聲色仍是一樣；他大聲罵我，我李岩跟李岩還是一樣。最後他沒有辦法，限我期限答覆，我李岩回來，就仍與你們在一起，至於用刑，（對徐）你是給拳打腳踢過的，（對王）你是給打過板子的，（對張）你是給吊打過的，你們這樣無緣無故，遭受了他們的難，倒使我做兄弟的心裏難受。乃因我李岩是個唸書人，他們始終想用利祿來引誘我，收買我，所以還暫且沒有動刑。不過，我知道，不久，刑具會加在我身上來的，但我李岩準備好嘗嘗這個味道。

張（激動地）李公子，你真是天下的好人，可惜我你同在牢裏，插翅難飛；要不，我聚集在山裏的哥兒們來鬧個天翻地覆，殺掉那個烏縣官，打破這黑地獄，救你出去。

岩（微笑了笑）你對我太好了，可惜我是個唸書人，我對你還沒有過像你這樣對待我的好處。

張（突然低頭哽咽地）我，我張正才心裏難過。

岩（撫慰地）難過做什麼？傻子，虧好我們總算還是活着，『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』天下不會永遠這樣黑暗下去的。

王 李公子這話對。

岩（沉重地）唉！剛才縣官還口口聲聲說繳糧納稅是爲了國泰民安，可是我們繳了糧，納了稅，換來的是枯骨一把，而他們放着山海關入寇的滿洲鞭子不抵抗，却把九十萬官兵，專門對付繳糧納稅的老百姓，把我們出糧餉的老百姓當做土匪，可是，這些號稱剿匪的官兵，却比真正的土匪，還要壞上百十倍哩！到那一處，那一處就遭殃，姦淫擄掠，樣樣都來，就這樣，災難越來越重，土匪也就越剿越多，紅娘子就是這樣給他們逼反了的，這就是崇禎皇上十三年來所賜給我們的恩典。

張（跳起來）啊呀！不瞞李公子說，我正想着呢。倘使我當時不被抓到牢裏來，早就投紅娘子入夥去了。

王（嚴肅地）可惜，李公子，當時紅娘子把你接了去，爲什麼你不允了她，同你成雙結對呢！

徐 紅娘子，這麼說却是個好人嘞。（接下來一聲長嘆）

張（對徐）嘆什麼氣，老子一出囚籠，要不找到紅娘子那兒去幹才算尋種！

王 我也去。

徐文彩不語。

窗洞外二更鼓響，老獄卒提燈上。

老 梆打二更啦！嗨！夜深深的還有什麼好談的呢？

王 漫漫長夜，不聊聊又怎麼睡得着呢？

老（開門看看，進內）聊到天亮又怎麼樣？人生在世，祇怪你們命苦了，這兩天外面風聲可緊哪！（小心翼翼地）聽說有個什麼紅娘子、新娘子的糾合好幾千飢民，要來打縣城呢！今天縣大老爺正在發愁，剛才還吩咐我們要小心着看守牢門。我看……

張（出人意外地）老伯伯，你說紅娘子……

岩（忙擔着，故作鎮定地）啊呀！老伯伯，那我們是更要安穩一點才好囉。（進左牢）

老 噫！今晚倒楣的事情可多着呢。來了一陣風，又接上了一陣雨，剛才在堂下，有個人從陝西來，聽到一點耳邊風，說是陝西出了個什麼闖王，人馬有好幾萬，官兵幾次去打剿，都是吃了敗仗……

徐 噯，真是了不得！

老 你們不要亂說啊！聽說這個闖王姓李，叫什麼李闖王，縣大老爺說這個李闖王到處殺人放火；那個從陝西來的客人說得怪呢！他說那個姓李的到一處，老百姓就磕頭燒香的，說的是姓李的劫富濟貧哩！

徐 李闖王，李闖王。這麼說，李闖王是個好人囉。

老 說的是啊！

張 （有興趣起來）老伯伯！李闖王，那來這麼多人？

老 說是那邊也鬧災荒，成千成萬的老百姓都入他們的夥，還有說立在煤窟裏拾煤的工人也……

堂鼓敲了三響。

老 （有些慌張地）你們得小心！說不定縣大爺還要親自查監哩，你們各就原位吧。

徐、王、張魚貫而入牢，老獄卒將牢門鎖上。

小獄卒押着反綁着的青年進。

青年滿臉血斑，看樣子給重重毆打過的。

小 （兇狠地）走！（推了他下）走！

青年被推一步走一步。

小 土匪！（一脚將青年踢倒在地上）

老 （問小獄卒）是個什麼罪犯？

小 紅娘子派到城裏來的探子，剛才在街上給我們抓到的。

老 （驚奇地）噯，好大膽的紅娘子，怎麼派探子到我們城裏來啦。審過了沒有？

小 縣太爺沒有空，就在堂下揍了他幾下。

老 招了什麼口供沒有？

小 沒有，這個匪賊連紅娘子三個字都沒有提到。

老 （走到青年跟前）我看你還是照直說吧，年紀青青的，免得自己受苦！

青年不語。

小（問老）老爹，聽說紅娘子還派了人去跟、跟那個什麼姓李的去聯絡呢。

老 莫不是李闖王？

小 對了，李闖王。

老 啊呀！怪不得紅娘子這樣兇啊，說是要來打縣城，可有這話？

小（小心地）千真萬確，現在四下城門都關鎖了。

老 啊呀……。

內聲：縣太爺到。

縣聲：李岩押在那兒？

老、小 這兒。

縣令慢步入。

縣 是押在這兒嗎？

老、小（禮）是。

縣（見青年）這是誰？

老、小（禮）紅娘子派來的探子，才押到這兒的。

縣（一怔）怎麼不先押上堂來審問？

小（禮）回縣大老爺，押去過堂的。您吩咐回頭再審。

縣 混蛋。

小（禮）是。

縣（對青年）匪賊，你見我為什麼不跪下？

青年不動。小蠻卒把青年扶跪在縣令跟前。

縣 是紅娘子派來刺探軍情的嗎？

青年不語。

小 是的。

縣 （對小獄卒）混蛋！

小 縣大老爺問你紅娘子有多少人馬？

青年不語。

縣 （大鑿地）來人哪！

老、小 （禮）是。

縣 把這匪賊綁出去斬！

小獄卒將青年從柵門推下。

探報急步上。

探 （禮）啓報大老爺。

縣 做什麼？

探 縣城四門都打起來了！

縣 （一怔）嗨，爲什麼不早來告我？

探 唔……

縣 送信去楊大人討救兵的差役去了嗎？

探 去了。

縣 好，快去，傳本縣命令，要四門官兵，本縣警備，一應差役人等一齊上去拚命抵擋，臨陣脫逃者斬！去！

探 （禮）是。（下）

縣 來人！

老 （禮）是。

縣 傳李岩。

老 （向左柵門）傳李岩。（開柵門）

李岩森嚴地出。